

經

韻

樓

集

經韻樓集目錄

卷一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李松雲寫十三經跋

重刊周易本義原本序

毛詩故訓傳題辭

跋黃蕘圃蜀石經毛詩殘本

讀詩序禮經注

濟盈不濡軌傳曰由軻以下曰軌

皖字攷

炮魚異字說

擊中氏任解

詩執熱解

奚斯所作解

奚斯所作解下

毛詩突入其阻說

伊雒字古不作洛攷

卷二

周禮漢讀攷序

書周禮漢讀攷後

某讀爲某互易說

禮十七篇標題漢無儀字說

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且字攷

古喪服經傳無子夏傳三字說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

夫妻脾合也

闕中

女子子適人者至婦終之也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大功殤服章經不摻垂蓋未成人也

卷三

小功章大夫公之至長殤

小功章夫之姑姊妹至長殤

總麻章族曾祖父母至族昆弟

總麻章從母昆弟至服也

總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

婦人爲夫之曾祖父母服說

昆弟之子婦服攷

總衰章傳曰至縷也

與阮芸臺書

梁曰薌萁

月令天子親載耒經注攷

月令參保介御之閒經注攷

侍坐則必退席

至

側也

喪服小記齊衰惡筭

大學在明明德在親民

大學此之謂自謙注釋

卷四

春秋左氏古經題辭

春秋左傳校勘記目錄序

春秋經殺弑二字辨別攷

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序

君母殺君當書弑論

春秋經成公十年無冬十月攷

密州說

左傳刊杜序

與嚴厚民論左傳一則

駁山東巡撫請以邱姓人充先賢左邱明後博士

議

前議附錄

公羊經傳弑字辨誤

公穀記孔子生說

孟子聖之於天道也說

補孟子疏一則

與黃堯圃論孟子音義書

與郝戶部論爾雅書

闕

讀爾雅釋山論南嶽

卷五

書漢書楊雄傳後

校漢書地理志注

地理志觀縣攷

胸忍攷

與孫淵如書

訂說文顯然誤字

說文劉字攷

與江晉三說說文牙字

說荷

溟濡灑三字攷

與章子卿論加字

與阮梁伯書

與胡孝廉世琦書

書類篇金部後

與錢辛楣學士書論殊字

卷六

跋古文四聲韻

荅丁小山書

聲類表序

刻聲韻攷序

江氏音學序

答江晉三論韵

釋拜

自跋釋拜後

卷七

衛宏官書攷

唐蒙博物記辨

書新唐書忠義傳後

薛尚功鐘鼎款識寫本書後

書千祿字書後

中水攷上

中水攷下

校水經江水

校水經溱水注

水經注之滌沱在南郡即縣北

水經無派河

記洞過水

與梁耀北書論戴趙二家水經注

與方葆巖制府書

與方葆巖

趙戴直隸河渠書辨

經韻樓集

目錄

東原先生扎册跋

祭戴東原先生文

荅程易田丈書

戴東原先生配享朱子祠議

闕

上大興朱中堂書

闕

卷八

潛研堂文集序

王懷祖廣雅注序

經義雜記序

王樸莊遺書序

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娛親雅言序

博陵尹師賜小學恭跋

跋白氏六帖三十卷宋本

與張涵齋書

與阮芸臺書

記菱花

周漪塘七十壽序

張涵齋八十壽序

誥封孺人戴母八十壽序

八十自序

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四川嘉定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陳芳林墓誌銘

前明四川定遠縣知縣高蘇生墓表

卷九

仁和龔氏四世祖德碑

中憲大夫雲南分巡迤南兵備道龔公神道碑銘

送龔壻之徽州郡守序

外孫龔自珍字說

與外孫龔自珍札

懷人館詞序

龔自珍妻權眉誌

先妣梳几銘

臧孝子傳

誠孝潘式周傳

蔡居拙傳

蔡一帆先生傳

高蘇生先生傳

十經齋記

觀于忠肅公玉帶記

新雨堂記

納溪縣瘞溺記

書富順縣志後

卷十

明三大案論

明世宗非禮論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論紅丸

述筆法

富順縣宋薛翁祠碑

南溪縣漢黃烈婦廟碑

書碑後

杭州紫陽書院碑

卷十一

二名不徧諱說

曲禮君天下曰天子至余子古今字

禮記四郊小學疏證

周人卒哭而致事經注考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

禮器注告尸行節至無方

雜記公視大斂

高饗二字釋例

說文饗字解

鄉飲酒禮與養老之禮名實異同攷

與顧千里書

附復書

荅顧千里書

附顧千里學制備忘之記

卷十二

與顧千里論學制備忘之記

再

三

四

五

六

七

與黃紹武書

附顧第三札

與黃紹武論顧第三札

荅黃紹武書

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與陳仲魚書

吳都賦蕉葛竹越解

使乎使乎解

經韻樓集卷一

金壇段玉裁若膺

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

六經猶日月星辰也無日月星辰則無寒暑昏明無六經則無人道爲傳注以闡明六經猶羲和測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也孔子既沒七十子終而經多岐或漢初儒者各述所聞言之詳矣而書不盡傳迨鄭康成氏囊括百家折衷一是其功最鉅而其要在發疑正讀其所變易其所彌縫蓋善之善者也顧鄭氏於六經不盡注自是而後南北學者所主不一唐人就所主爲正義焉貞

觀中有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唐以前各家經本乖異立說參差皆於是焉可考又有顏師古奉勅考定五經凡正義中所云今定本者是也至宋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疏於是或合集爲十三經注疏凡疏與經注本各單行也而北宋之季合之維時釋文猶未合於經注疏也而南宋之季合之夫合之者將以便人而其爲經注之害則未有能知之者也唐之經本存者尙多故課士於定本外許用習本習本流傳至宋授受不同合之者以所守之經注冠諸單行之疏而未必爲孔穎達賈公彥所守之經注也其字其說乃或齟齬不謀淺者乃或

改一就一陸氏所守之本又非孔賈所守之本其齟齬亦猶是也自有十三經合刊注疏音釋學者能識其源流同異抑尠矣有求宋本以爲正者時代相距稍遠而較善此事勢之常顧自唐以來積誤之甚者宋本亦多沿舊無以勝今本況校經如毛居正岳珂張淳之徒學識未至醇疵錯出胷中未有真古本漢本而徒沾沾於宋本抑末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尊崇經術遠邁前古恭逢

皇上修明備至其閒鴻生鉅儒往往講明有過唐宋者

臣玉裁竊見臣阮元自諸生時校誤有年病有明南北
雖及常熟毛晉十三經注疏本紕繆百出前巡撫浙中
遂取在館時奉

勅校石經儀禮之例衡之羣經廣搜江東故家所儲各
善本集諸名士投簡西湖詒經精舍中令詳其異同鈔
撮會萃之而以官事之暇乙夜夔燭定其是非會家居
讀禮數年乃後卒業分肌擘理孳然悉當其學瞻其識
精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七卷附釋文校勘記
二十六卷俾好古之士以是鱗次櫛比詳勘而丹黃之
家可具宋元本人可由是尋眞古本漢本其在今茲有

是書較陸德明釋文之在唐初爲無讓矣。按校讎經注之書亦猶步算之於日月星辰也。千百年而步算有差焉，則隨時修正之。千百年而經注之譌，又或滋蔓焉，亦隨時整飭之。又烏知今日之不譌者，異日不且譌哉。所望步算日月星辰者，有如此日而已矣。嘉慶戊辰歲酉月金壇貢士前巫山縣知縣臣段玉裁記。

李松雲寫十三經跋

庚午正月

古人經書必手寫故能熟自刊版盛而寫經者稀矣松雲先生二十登翰苑歷典江南山東福建諸大郡政事之餘寫十三經十二年而卒業始先生在翰苑辭華之美竝駕王楊盧駱海內但知其能詩文豈知其心醉六經爲近日經生之所不能爲如此哉吾鄉蔣拙存先生以唐開成石經字蹟不足觀年將六十奮筆寫十餘年而成獻之冊府卒邀

高廟鑒賞泐石昭

國朝盛典今松雲之勤何減拙存且小楷得法於舅氏

梁文定公尤可寶貴吾知藏之名山卽同西河石室傳
之子孫亦媿王氏萬歲通天帖焉

重刊周易本義原本序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費所同也或問曰宋晁說之之言曰費氏始以象象文言參入卦中然歟曰非也聞諸東原師曰儒林傳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謂費氏易不自立訓詁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如左氏傳初出學者徒摘取其古字古言至劉子駿始用以釋春秋經也且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孰謂費氏之書早改竄十二篇如王氏輔嗣之書也哉然則改竄十二篇放於輔嗣乎曰

放於鄭後司農何以證之魏志淳于俊對帝曰鄭元合
象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可證也然則鄭之書與
輔嗣同乎曰不同鄭之書象大象文言附於卦辭後王
所同也六爻象辭總附於六爻經文後王所異也何以
證之孔氏沖遠正義於坤初六曰輔嗣之意以爲象者
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
當爻下不言輔嗣以前已各附當爻下也然則朱子云
王弼注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坤以下六十三
卦又弼之所自分說不然乎曰不然也何以證之魏志
魏帝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元作注其釋經

義一也今彖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云今彖不

與經文相連者蓋謂漢石經之屬自若十二篇也云注

連之者謂鄭注本則彖與經文相連

象傳在六爻爻辭之後亦是相連非

獨彖辭是經文也

如今本至哉坤元屬於東北喪朋安貞吉也

然則鄭本可知矣且孔冲遠於坤卦不言彖大象文言

本在六爻經辭後而王移之然則鄭本逾可知矣然則

鄭本之乾卦同於輔嗣乎曰以魏君臣問荅求之鄭之

乾同於輔嗣坤以下惟小象不析爲六耳然則輔嗣何

以於乾獨不從鄭也曰以存古也三聖之辭每卦中依

其時代不倒亂其先後晉汲縣所得周易上下篇無彖

象文言繫辭是也然則宋呂氏伯恭因晁氏嵩山古易
八篇參考傳記定爲十二篇朱子本義從之其不韜於
鄭乎曰不韜鄭欲使學者尋省易了故分附之如就禮
經爲注分小序故訓傳散附毛詩之比假令學者不憚
煩勞分三聖之辭先後諷誦乃後博觀注說固鄭所淡
取也方喜之不暇而又何尤焉朱子本義一書自明時
爲妄庸人割附程子易傳不獨變紊十二篇抑使朱子
文義多有不可通之處竇應劉君餘齋有憂之爰取宋
本附載呂氏音訓重刊行世尊 功令也尊朱子也玉
裁以謂此非宋易而眞漢施孟梁丘費之易也執十二

篇之舊以尋求漢易學於已墜餘齋之功豈淺鮮哉

如此剖析似得其實端臨以爲何如也

自識

今按疑不能明此序未敢自信也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者玉裁宰巫山事簡所訂也曷爲三十卷從漢志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所治者乃朱子詩傳則非毛詩也是以訂毛傳也故訓傳與鄭箋久與經文相雜廁曷爲每篇先經後傳也還其舊也周末漢初傳與經必各自爲書也然則漢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本各自爲書今釐次傳文還其舊而每篇必具載經文於前者亦省學者兩讀也傳多於經一卷其分合今無攷也傳之與經雜廁放於何時蓋鄭君箋詩時所爲也毛傳於魯齊韓後出未得立學

官而三家既亡孤行最久者子夏所傳其義長也其稱故訓傳何也古者傳以述義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之於春秋子夏之於喪服某氏之於小正皆是也釋故釋訓以記古今異言爾雅是也毛公兼其意而於故訓特詳故不專曰傳而曰故訓傳是小學之大宗也序亦毛公作與鄭志於常棣曰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沈重曰據鄭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不得援范氏後漢書衛宏作毛詩序一語爲左證也傳說皆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述之猶韓詩芣苢漢廣汝墳蝮蝨賓之初筵諸序散見於唐

人所引者多與毛異亦必韓嬰所自述也序爲毛公所
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也以序放於子夏故南陔白華
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雖其辭亾而其義存也以序述於
毛公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皆大夫刺幽王鄭箋皆
當爲刺厲王定爲作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也鄭
箋云衆篇義合編至毛爲故訓傳時乃分衆篇之義各
置於其篇端然則篇義列於篇首放於毛公也今仍之
者從其舊也列故訓傳於篇後而正其譌踏補其脫落
其通釋大義者則必複舉經文其訓釋一字一物者則
不必複舉經文凡欲還經傳各自爲書之舊而又斟酌

續錄縛也春秋小正傳體無不複舉經文者毛公傳體亦猶是也箋詩時析置經文下則刪節其複舉而轉寫又多譌媾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有其名無其實然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編烏可以已也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攷其同異略詳疏密審其是非今本合一而人多忽之不若分爲二次第推燔也

跋黃蕘圃蜀石經毛詩殘本

余少時聞蜀石經兼有經注憾不得見乾隆壬辰至成都暇則欲訪尋文翁高朕講堂舊址孟蜀廣政時所刻石及宋皇祐以前所補以爲能見殘碑破字於荆榛瓦礫中未必不可以爲離校之助也而知交無同好者獨往今府學中光沈響絕爲躊躇歎歛者久之自此留蜀數年南至於瀘定橋東至於巫峽閒問諸所見士大夫莫有藏拓本一片者南歸後寄居姑蘇闔門外於故友陳芳林樹華家見蜀石經左傳數百字錢曉徵少詹事錄諸潛挈堂金石跋尾今爲唐陶山刺史物者是也嘉

慶甲子黃蕘圃主政又得蜀刻毛詩召南一卷故杭郡黃松石老人物雖才一卷較陳氏所得左傳字數多矣乾隆初年武英殿刊注疏校毛詩諸臣引蜀石經自周南至邶風靜女凡四十一條以後則不引蓋當時所見祇三卷而已昔在蜀見錢塘張君名賓鶴年已六十餘能詩歌篆隸多見古物云親見松石蜀石毛詩全部昔育恐育鞠無下育字天天是椽作天天疊字記此二處與世閒本絕異余嘗識之於懷今蕘圃所得召南諸條無不與殿板諸公語合者惜此卷之外皆不知飄落何處矣厲樊榭詩集中亦載周南汝墳蜀石怒如輶飢與

今本作調飢異卽冬日南華堂所爲作詩者也殿板注
疏獨未載此一條堯圃好古故古物聚焉吾烏知松石
翁之全詩以及諸經拓本不將不脛而歸於士禮居哉
十駕齋養新錄取江有汜之子子歸有子字爲勝又昔
育恐鞠亦視他本爲勝余則謂鄭箋釋兩育甚明辛攄
偶未省照也余爲阮梁伯定十三經校勘記則取甘棠
召伯聽男女之訟重煩勞百姓此與司馬相如傳方今
田時重煩百姓同解今本有不字非也

讀詩序禮經二注

詩序曰關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
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注
云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各本皆無文王字惟殿板引
蜀石經有之愚初不謂然以大王王季正蒙上諸侯言
若文王受命則所謂王者似不當仍系之諸侯也既讀
禮經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芣采蘋注云昔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
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燕禮遂
歌鄉樂注同皆以周南召南分屬文王及大王王季與

今本詩序注無不合矣既又讀鄉射禮合樂周南召南注云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

俗本無此四字李如圭本有之明嘉靖本有之今黃丕烈所藏宋板經注有之以成王業至三

分天下而有其二

此四字惟李如圭本有之

乃宣周南之化

周南下各本衍

召南二字惟李如圭本無之推求其故蓋俗本作躬行以成王業刪去召南之教四字併入於此耳其善本復古者則又但增召南之教四字於上而不知刪此召南二字惟李本乃爲取善本其德之初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據此注與

飲燕注畧異蓋彼舉其大凡此爲詳悉文王未三分有

二未受命爲王亦居岐山之陽行召南之教亦諸侯之

風也召南詩序四言文王兩言召伯固與周南皆文王

之詩云先王之所以教者本其流風善政之所由來起於大王王季繇之序曰繇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其意一也然則注詩序云斥大王王季文王正與鄉射注合李善注文選毛詩序全用鄭注作斥太王王季文王也知古本如是倘無文王二字則召南十四篇豈專爲大王王季而作乎因是言之周南言后妃之德者謂文王受命以後之大妣也召南言夫人之德者周姜大任文王未受命時之大妣皆是也詩謚云初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其後太任思嬪周姜大妣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夫后妃夫人之德皆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也故約之曰先王之所以教文王一人而兼王者諸侯之風故大娵一人而兼后妃夫人之稱朱子詩集傳乃以鵲巢采蘩之夫人係之南國諸侯顯非序意而又云關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小序之言得之矣豈不誣哉序分王者諸侯之風鄭注禮作詩誼則曰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此非有異說也有聖人之德宜爲王者有仁賢之德宜爲諸侯文王之德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極盛矣宜乎受

命作周矣周南召南其地皆由岐下而南國也其君皆主文王也其風之氣象有小大焉大師陳詩非分之於地非分之於人於其詩之氣象分之而已矣

禮注自相鉏錙處禮注與詩序不合處又詩注禮注譌舛闕字處一一攷證而得其是若非年至七十有四不能知此甚矣天之厚我而不可一日自棄也

六月四日謹記

濟盈不濡軌傳曰由軻以下曰軌

戊辰六月

此詩古本作軌从車九聲釋文曰舊龜美反是也唐石
經作軌从車凡聲蓋由釋文云依傳意宜音犯而孔冲
遠正義襲其說改經作軌辯其非軌謂寫者亂之唐石
經從之耳軌之訓車徹也軌之訓車軾前也孔氏謂不
濡軌斷非不濡車徹軌之見少儀者謂車鞅其字當作
軾作軌乃誤字又非此詩之用以所據毛傳由軻以上
之文求之軻上於軸輿上於軻軌於輿最前故定爲由
軻以上曰軌此陸氏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然與牡爲
韻音既不諧軻雖下於軌然云由軻以上曰軌亦未安

朱子詩集傳江慎脩戴東原師皆仍作軌而又不能言其義謂濟盈水中不濡陸路之車徹語甚無謂也惟李進士成裕王觀察懷祖言之近理成裕曰軌自有二義一則車徹也一則車鞮頭也少儀祭左右軌謂鞮頭不必作軌此唐以前舊說見於釋文孔沖遠所駁者而成裕取之似近是矣但鞮下於鞞不得云由鞞以上故懷祖云李說能正唐以後之誤據今本云由鞞以上爲軌軌非鞞上之物不可通蓋傳文本作由鞞以下爲軌車軸在鞞之下兩端出轂外者謂之鞮頭又謂之軌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鞮頭也蓋古本皆作由鞞以下

爲軌故訓相傳爲車轄至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始誤
作上遂疑軌爲軌之譌二君精思卓識不可及矣愚謂
凡云以上以下者皆正直言之非弛衰言之上章傳云
由軻以上曰涉謂軻之上帶之下淺淡不定皆涉也云
由帶以上曰厲謂帶之上心之下淺淡不定皆厲也今
謂軸下於軻則轄亦下於軻是弛衰旁行言之與陸孔
所謂軌高於軻者皆高庫甚微又皆衰行非正上正下
懷祖正由軻以上爲以下誠是矣而未得以下之解訓
軌曰轄恐雖古說而尙未得其實也軌之文雖在而軌
之義則訓爲車徹車徹之訓出於說文本無不是而俗

僅以地上兩輪之迹釋之兩輪之迹出於徹而非徹猶迹出於履而非履也凡字有本義焉有引申段借之餘義焉守其本義而棄其餘義者其失也固習其餘義而忘其本義者其失也蔽蔽與固皆不可以治經於軌徹字徵之矣軌之本義謂輿之下兩輪之間也輿之下兩輪之間成扁方形是曰軌軸之上爲軻軻之上爲輿由軻而軸而下至地考工記曰軻崇三尺有三寸也則由軻至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渌過軸而至軻則必入輿輿者人所居也故傳以軻爲高下之節曰由軻以下曰軌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間曰軌自其廣隘言之所

謂徹廣六尺也。毛公曰：由軌以下曰軌，自其高下言之。所謂軹崇三尺三寸也。毛不言兩輪之間者，毛意主高下不主廣陋也。凡軌有言廣陋者，如涂度以軌是也。有言高下者，如濡軌滅軌是也。滅軌見晏子春秋曰：其澆以滅軌，此轍謂地上車迹沒於冰中，冰凝積高過於軌也。有兼高廣言者，如穀梁春秋曰：車軌塵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曲禮所謂驅塵不出軌也。中庸曰：車同軌，蓋亦兼高廣言其軹之崇。其徹之廣，必如考工記所云：所謂兵車不中度，不鸞於市軌之言。矩軌物之稱，由此而起。軌音同九九之言。聚也匪匣之字，由此而生。亦曰徹徹者，通也。中空而通也。老

子曰當其無

句

有車之用軌徹以空方立名非有物也

故必假輪與輈以爲言少儀言左右軌何也輪內之稱

用爲輪外之稱左右軌卽周禮大馭之兩軹也軹者較

末小穿鞮者軸末皆中於輪故鄭以鞮釋軹亦謂之左

右軌者以其高下之度外內正等者而言

鄭注少儀云軌與軹於車

同謂鞮頭也謂其高下畧等耳詩正義云少儀之軌當作軹非是

是故由輈以下曰軌

自其裏言之曰左右軌曰車不得方軌自其表言之

高氏

云兩輪之間曰軌去輪言之則空處連輪言之則禮記之左右軌也

車人徹廣六尺自其

裏言之匠人注徹廣八尺自其表言之孟子曰城門之

軌左傳曰下視其徹自其軌徹所輟鞮之迹言之左右

軌及城門之軌下視其徹皆軌徹之餘義也舊說詩者

謂車轄頭此以餘義廢本義而不知左右軌之名起於

輪開軸下空方之處兩旁可稱左軌右軌不得徑稱軌

也宋人注經於詩曰車徹也此雖同說文但說文謂輪

述詩正義云軌自車轄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途

九軌注云軌謂轄廣是也詩釋文云軌車轄也皆謂車

迹爲軌知唐陸氏於孟子曰軌車徹迹也此一處不

當有孔氏早不解軌轄字於中庸曰軌徹迹之度此言車制不言迹也迹之

之字於中庸曰軌徹迹之度所以同者由於制之同立

言不當又以最後之餘義說經而不自知逐末忘本有

當有不當也李善注懷舊賦徹舍冰以滅軌引顏延年

也此篇詩傳四言禮義以不濡軌喻禮義之防尤爲顯

白云濟盈不濡軌者謂凡渡盈水決不渡濡軌之盈水不及軌者乃可渡違禮義不由其道猶濡軌而渡之矣亦猶雉鳴而求非其牡矣云求其牡者以刺求非其牡也與不濡軌皆正言之也毛傳不獨由駟一語有譌字以下亦恐有奪文毛公立文至爲精覈段令經是軌字則傳當云車軾前謂之軌段令經謂車徹迹則傳當云車迹謂之軌段令經謂轉頭則傳當云車軸耑謂之左右軌而皆不爾故可因以知軌之本義說其源流旁通諸經以爲後學持贈俾明訓詁之理

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轅索隱云張揖曰結屈也

軌車迹也今按結訓屈與王逸注楚辭結訓旋正同
謂旋其西征之軌而東鄉與還轅同意非謂車迹也
蓋張揖已不知軌矣周禮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
五軌卽方軌之說方者竝也竝九軌竝七軌竝五軌
涂廣如是豈計地上迹耶

皖字攷 己巳五月

今毛詩有三皖字一凱風睨皖黃鳥傳曰好兒一杝杜有皖其實傳曰實兒一大東皖彼牽牛傳曰明星兒釋文皆華版反杝杜釋文曰字從白或從目邊非南宋刻毛詩傳箋有非字其正文作有皖其實皖實兒此古本也惟陸氏經文作皖故釋文云字從白或從目邊非倘經文從目則不當先白後目矣今本釋文乃改作皖從目而刪非字由改經傳從目則勢必出此耳大東今經傳亦作皖而廣韻二十五潛皖戶版切明星也皖戶版切大目也此非唐韻所據大東作皖之證乎凱風之作

睨亦恐後人所改五經文字雖無睨字然目部曰睨見詩睨見禮記則其所據詩不作睨可知也檀弓曰華而睨釋文亦云華版反鄭注說者以睨爲刮節目字或爲刮此五經文字所謂睨見禮記也釋文曰孫炎云睨漆也然則叔然謂檀弓當作垸與攷睨睨三字皆不見說文而時俗任意通用大約古作睨或作睨又譌爲睨卽如地理志廬江郡睨縣漢書宋本作睨從日今本作睨從目而廣韻睨縣名胡管切集韻類篇皆云睨縣名在廬江戶管切後漢郡國志亦作睨此皆字誤而從日者也集韻類篇皆云睨吾官切地名在舒通典作睨音

患此皆舊本漢書之從白者也今本漢書作睨則亦校
讎者以睨改睨也睨本說文所無而徐鉉謂睨卽睥之
或字增此篆文未詳所據今經典及地理志皆宜依毛
詩釋文作睨從白音戶板反不當從目尤不當從日

炮魚異字說

甲戌

詩言炮者四瓠葉闕宮是也言魚者二六月韓奕是也多以爲偏旁小異而不知本有二字瓠葉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傳曰毛曰炮

毛下當奪燒字

說文曰炮毛炙肉也鄭注

禮記曰裹燒曰炮禮運以炮以燔以烹以炙內則炮取

豚若泮封之剝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

苴卽包也

涂之以堇涂炮之涂皆乾擘之蓋炮必連毛故闕宮曰毛

炮傳曰毛炮豚也今詩闕宮作魚乃誤字也魚乃蒸煮

之名其異體作魚服虔通俗文曰燥煮曰魚六月韓奕

皆言魚鱸鱸無毛非可炮者於蒸煮宜鄭注禮經大射

儀言炆鼈膾鯉宋嚴州本不誤宋本單行儀禮疏不誤
內則言濡鼈濡同膈膈爛也鼈斷不可言炮毛詩作魚
與炮異體蓋古本相傳如此乃魚之古字也魚之語如
今言煨俗語如烏炮字火在旁故魚火在下以別之說
文有炮無魚蓋本兼有二字如袞袍蝥蛾棗棘東杲杳
之例而刪其一魚或變爲魚又變爲炆包聲缶聲古音
同在尤幽部集韻四十四有魚魚二形同俯九切蓋於
韓奕正義得之廣韻集韻五又炮魚二形同蒲交切誤
也經典釋文魚字不作音亦誤說文袞下云炮炙也以
微火溫肉此炮必魚之誤魚炙者以魚法爲炙非炮也

炮下云毛炙者連毛燒之以爲炙非燒肉之炙也炙下
云炮肉者炮肉非炮毛也自說文失去魚篆誤認炮魚
一字而其義晦久矣肉加於火上曰燔貫肉加於火曰
炙生民作烈煮之鑊曰烹凡炮燔炙鑊鐐不用鑊魚煮
烹烝用鑊

大射儀羞庶羞注有炮鼈膾鯉雉兔鶉鴛釋文炮薄交
反或作燔魚同音缶此陸本作炮而附燔魚字也賈正
義曰知有燔鼈膾鯉者按六月詩云吉甫燕喜既多受
祉又云飲御諸友魚鼈膾鯉故知有此也此賈本作燔
而釋以六月之魚也賈疏單行宋本今現在黃氏丕烈

所今注疏則焠譌炮魚亦譌炮矣六月字作魚正義不

言魚同魚而韓奕魚鼈鮮魚正義曰按字書魚毛燒肉

也魚非炮也

魚蒸也服虔通俗文曰燥煮曰魚然則魚

與魚別

此句誤

而此及六月云魚鼈者音皆作缶

舊作魚誤然

則魚與魚以火孰之謂烝煮之也據此疏則魚別於炮

而音缶與魚同字賈云音皆作缶者必據漢魏六朝相

傳舊音而言陸氏於二詩不云魚音缶於禮別魚魚爲

二字疏矣孔正義引字書炮毛燒肉也魚蒸也所謂字

書卽說文說文本有魚字而今佚之

摯中氏任解

甲戌閏二月

摯者何國也中者何仲也古多假中爲仲仲氏者何男
女異長於女之第次爲仲也仲下言氏者何氏者分別
之詞也別之於伯叔季也男子以氏分別之孟孫氏叔
孫氏是也女子以長第分別之戴媯大任之言仲氏是
也婦人以伯仲爲字稱其字以別其人也春秋魯女言
伯姬叔姬親之也他國女來爲夫人言姜氏風氏嬀氏
者畧其伯叔言氏以尊之也亦以姓別之之詞也任者
何姓也任之姓始於黃帝十二子女必稱姓者男女辨
姓之禮著其姓以別於夫之姓也男子重氏故曰孟孫

氏曰叔孫氏舉氏可辨其宗女子重姓舉姓可畧其氏然則何以男子氏冠於名之上女子姓著於下也屬辭之道也婦人或以其父氏爲稱如東郭姜是也或以夫爲稱如夏姬雍姬棠姜是也或以字稱如伯姬叔姬是也或以諡爲稱如文姜宣姜莊姜是也或以所之之國爲稱如宋伯姬齊王姬是也或以本國爲稱如王姬陳媯是也假而以姓冠於上姓大氏小是女得稱姓而男子反不得稱姓假而男子以姓冠於氏則文大繇假而女子稱氏不稱姓則先王所謂百世昏姻不通者同姓也非獨同氏也故著之於下以該稱國稱伯仲稱父之

氏稱夫稱諡諸文辭皆必約之於姓此古者立文之
意曰摯仲氏任來嫁于周不曰摯任仲氏其爲言卽春
秋紀季姜歸于京師之所本也男子先氏女子後姓別
於男子也經本作中傳本作仲互易之者非也

詩執熱解 己巳

左傳北宮文子論鄭事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毛公傳曰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正本北宮文子語尋詩意執熱言觸熱苦熱濯謂浴也濯訓滌沐以濯髮浴以濯身洗以濯足皆得云濯此詩謂誰能苦熱而不澡浴以潔其體以求涼快者乎乃常情常事鄭箋孟子趙注朱注左傳杜注皆云濯其手轉使義晦由泥於執字耳杜子美課伐木作詩示宗武云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謂爾等

不避暑熱忍耐煩促而爲伐木禦虎之事也與下章信
行遠脩水筒詩觸熱藉子脩同意又有熱毒簡崔評事
十六弟詩云開襟向內弟執熱露白頭此謂當暑而不
冠也子美得左氏毛公正解矣凡爲熱水所湯者不可
以冷水浸激今注云執
持熱物以水自濯其手
不切於事情也湯去聲

奚斯所作解 辛未三月

此章自徂來之松至新廟奕奕七句言魯修造之事下
奚斯所作三句自陳奚斯作此闕宮一篇其辭甚長且
甚大萬民皆謂之順也作詩之自舉其名者小雅節南
山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巷伯曰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大雅崧高曰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曰吉甫
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併此篇爲五云
奚斯所作卽吉甫家父作誦之辭也曰孔曼且碩萬民
是若卽其詩孔碩以畜萬邦之意也所字不上屬所作

猶作誦作詩之云以作爲韻故不曰作誦作詩耳漢人言詩者無不如是偃師武虛谷援楊子法言後漢書曹褒傳班固傳及諸石刻之文度尙碑太尉劉寬碑綏民校尉熊君碑費汎碑楊震碑沛相楊統碑曹全碑張遷表一一可證文選兩都賦皋陶歌虞奚斯頌魯注云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分釋二句甚明學者多謂毛詩與韓大異毛傳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愚謂毛詩廟字必詩字之誤傳之原本必重舉奚斯所作而釋之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

詩也翦割毛傳者盡去其複舉之文則以新廟閔公廟
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相聯爲順而改詩爲
廟此其與韓不同之故以奚斯所作上屬者乃鄭箋之
說非古說也鄭箋之異於毛者多矣不當提而同之也
毛傳之辭最簡假令新廟奕奕奚斯所作連文毛如是
讀則斷不注之曰奚斯作是廟矣毛傳旣詭鄭箋乖異
而顏氏家訓乃云王延壽靈光殿賦陳思王承露盤銘
序謂此詩爲奚斯所作於義乖矣洪容齋復揚其波其
故總由將新廟奕奕二句連讀豈古人離經之法哉且
路寢新廟並言而下句乃單承廟字云作是廟於文法

亦未協也信其爲作是詩之誤矣且以經文言上孔碩言宮室下孔碩言詩歌乃無複贅

楊雄法言云正考父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父矣按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十二篇非正考父作也子雲當云奚斯晞尹吉甫古今註併謂奚斯但爲頌中所稱之人亦誤也

奚斯所作解下

或問曰如子之言鄭箋乃謂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鄭何以易毛曰鄭之意詳於謚矣其言曰成王時封伯禽於魯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鄭意作頌者作魯頌四篇也駟之篇義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定本此下有僖公字則以是字句矣

史克所作謂四篇也

故不當闕宮獨爲奚斯所作此其所以釋奚斯所作爲修寢廟非作闕宮詩其釋新廟爲姜嫄廟者欲回顧首章故謂此新廟非春秋新宮之解也鄭意不瞭然可見乎但奚斯所作三句相屬與家父作誦孟子作詩吉甫作誦皆四句相屬文法一例而詩篇義史克作是頌系之牧於坰野之下則是者是駟篇也安見可爲四篇所共乎下文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亦皆分著之矣行父旣請命於周諸臣皆得爲之不必皆克所作正義云史克作是頌不指駟篇四篇皆史克所作闕宮云新廟奕奕奚斯

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輩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

漢人謂闕宮爲奚斯作不謂四篇皆奚斯作

此語濫觴於顏氏家訓以附會康成而非詩序及毛韓古義

毛詩窠入其阻說

商頌窠入其阻毛傳曰窠深也箋云窠冒也冒入其險阻各本皆同今按毛鄭異字毛作窠卽說文之突字也鄭作罍卽說文之罍字也二本不同而同之蓋陸氏釋文之過也說文穴部曰窠深也从穴从火从求省此義本諸毛傳罍部曰罍冒也从罍米聲詩曰罍入其阻此其字其義皆與毛異與鄭箋同蓋毛詩固有異本如同一周禮故書而不妨有異許鄭所攷毛詩作罍與毛所據作窠固不同與一曰今說文多經後人改竄陸氏所引說文冒也今說文作周行也不可通然則詩曰罍入

其阻六字安知非後人鼻入許所本無許案下曰深也
固卽殷武之毛詩毛傳也鄭於毛詩改字多不云某讀
爲某某當爲某此經依三禮之例當云案當爲案字之
誤也省文不言但曰案冒也而已魏晉以後不知其字
不同案冒也改爲案冒也而陸釋文仍之毛鄭同一案
字同面規反不知面規可切案不可切案案當式針反
案可訓深不可訓冒案深於疊韻得義案冒於雙聲得
義案而面規切是以案音爲案音也案而訓冒是以案
義爲案義也一則毛字毛義而非其音一則鄭義鄭音
而非其字牛頭馬脯學者習而不察張氏五經文字徑

云罌采音彌上說文下釋文相承隸省見詩由是此錯
鑄成矣夫罌者寔之隸省一省爲采再省爲架如淡之
一省爲深再省爲深也玉篇曰罌亾支切一作采廣韻
曰罌武移切一作采皆未嘗曰一作架是皆知架之在
侵韻不在支韻至集韻類篇而罌架采三形同字在支
韻蓋襲經典釋文五經文字之誤而然學者莫之或省
也讀毛鄭詩者不但當求其義之異亦當求其字之異
如可以樂飢毛曰可以樂道忘飢鄭曰泌水之洋洋然
饑者見之可飲以瘵饑樂瘵各字亦未嘗有樂當爲瘵
之云可證此經罌蒙混於陸亂於張而成於集韻類

篇今說文有詩曰果入其阻者淺人所增也開成石經
作架者彼不載鄭箋作架無誤也但此從毛不從鄭衡
門從鄭作癩不從毛作樂其例不一

八月七日晨起偶得此義迅速成此恐或遺忘也

今改正釋文云架式針反毛云深也鄭作果面規反
鄭云冒也說文架作突果作果計唐以前音義必有
不誤如是者近刻朱子詩集傳字作果冒也不架不
果愈令學者失據

漢隸深或作深或作深然則突之隸變必亦作案作
架可知也毛詩架字蓋漢魏相傳如此而一切字書

韻書不收致毛詩古字付之不可識說文古義付諸
不經見寧知說文水部澗下但云水名而不列澗淺
之義由許意澗淺本字作突不作澗也其曰突澗也
此直書毛傳爲以今字釋古字之例如寫下曰誰也
亦是

鄭字異毛字者又如以歸肇祀毛云肇始也鄭云肇
郊之神位也鄭意肇當爲周禮兆五帝於四郊之兆
說文之兆也又如受命不殆毛無傳鄭云不懈息則
毛作殆鄭作息 肇域彼四海鄭云肇當作兆則毛
作肇始也鄭作兆兆域也於此云當作兆其例不一

伊雒字古不作洛攷

今學者作伊雒字皆作洛久無有知其非者矣古豫州之水作雒字雍州之水作洛字載於經典者畫然漢四百年未嘗淆溷至魏而始亂之魏志黃初元年幸洛陽裴注引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爲洛此黃初元年改雒字之始曹丕欲改佳从水而先以漢去水加佳爲辭竟若漢以前本作伊洛而漢始改之者漢果忌水則國號漢者將何說乎卽如顏籀云光武以後始改光武又何以不改

漢而改洛乎攷之六經詩曰瞻彼洛矣毛傳曰洛宗周
漑浸水也此卽周禮之雍州其浸渭洛與伊雒了不相
涉也周頌序曰周公旣成雒邑其字釋文尙作雒也周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王肅本未嘗誤也王弼作洛正魏
人用魏字也春秋經文公八年雒戎三經皆作雒左氏
傳曰遂會伊雒之戎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曰
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
雒邑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曰晉侯
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使祭史先用牲於雒
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八字皆作雒不作洛

其在周禮職方雍州其浸渭洛豫州其川滎雒

正義本不誤釋

文本逸周書職方解漢地理志述職方皆用周禮之文

二字皆分別皎然而淮南鴻烈墜形訓曰洛出獵山高
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瞻彼洛矣
維水泱泱是也雒出熊耳高注熊耳在京兆上雒西北
字一作洛一作雒亦分別皎然與周禮合是亦見古二
水二字之分矣或者謂尚書禹貢洛字五見康誥洛字
一見召誥洛字二見洛誥三見多士三見書序再見此
非字本作洛之證耶曰此衛包不學無術謂雒古字洛
今字以今改古也而其繆輅實自陸德明顏籀始陸氏

於周易周禮皆作洛而洛出書音義乃用漢家以火德
王故從各佳之語周頌音義雖作雒音洛而亦云後漢
都洛陽爲水德尅火故改爲各旁佳是誤謂周時本作
伊洛而其於尚書之本作雒作洛未可知也

今尚書音義乃宋人所

亂所師古則又有甚焉者其注地理志也於河南郡雒陽

下云魚豢云魚豢作魏畧記魏黃初元年詔語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

而加佳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於是乃知
班氏地理志二字本不亂師古乃擅改志中禹貢之文
何以知班氏本不亂也上雒下曰禹貢雒水出豕領山
東北至鞏入河穀城下曰禹貢澶水出替亭北東南入

雒盧氏下曰伊水出東北入雒黽池下曰穀水出穀陽
谷東北至穀城入雒丹水下曰丹水出上雒豕領山新
安下曰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此豫州之雒也歸德下
曰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懷德下曰洛水東南入渭直
路下曰沮水出東西入洛此雍州之洛也其文明言禹
貢雒水出豕領山倘前文稱禹貢者皆洛字不作雒字
則此禹貢雒水前何所承乎何以云考述詩書推表山
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乎是可以知小顏信丕之言謂
漢改洛爲雒因謂三代本作洛取志中禹貢盡改之以
合丕說然則河南雒陽豈光武始作雒陽西漢固作洛

陽乎西漢作洛陽則所作者西漢史也何必用東漢字乎曾不思一篇中首尾舛逆之不可讀乎又何以改禹貢之雒爲洛而職方不改乎又何以五雒字改其四而伊雒瀍澗獨不改乎將毋率意點竄之未能周使其參差者與後人以指摘而聖經之舊幸可思而得歟衛包之妄改師古爲之先導也據隸釋石經尙書殘碑多士篇兩茲雒字太史公書夏本紀述禹貢周本紀魯世家述周書字皆作雒今文尙書之不作洛可知也周禮天官序官注引召誥大保朝至于雒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納古文尙書之不作洛可知也凡六經伊雒之字

可考者有如此師古不信古經班史輒用曹魚之言改之其他經史如國語伊雒之皆爲洛史漢或一篇一簡之內雒洛錯出皆寫書者之譌亂不可枚舉也夫羣言淆亂必有片言可以折衷者許叔重說文解字洛篆下舉雍州之水不言豫州之水豫水果古作洛也何不用漳篆竝舉三漳之例乎此所謂片言可以折衷者也若水經本有洛水雒水二篇今則洛水篇亡雒水篇乃作洛水東原師說水經乃魏人所爲不誠然與蓋亦魏人用魏字與酈注中亦引去水加佳之語未免爲英雄所欺也

癸酉十一月十二日偶閱漢書高祖本紀漢王元年
二年五年洛陽字三見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雒
陽字凡七見不應前後乖異如此且一年之內前云
帝乃西都洛陽後云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
何自相矛盾乃爾今之通人亦無有隨手亂書者當
由前半經淺人塗改从水後半未及爲之適此本流
傳而爲汲古閣本他氏本未攷